

黑瀉瀉的夜，溺我於延綿萬里的深淵裡。僅有一盞無力的孤燈擠開四尺的混沌蔭護著我，讓我逡巡於雪萊的詩園。

當踫到《夏日的黃昏》，驚悸地放下詩集，遊目四顧，看三尺之外的房伴；半枕著手臂，鼾聲低沉。那枕邊的腕錶——發出規律的脈絡跳動——告訴它的主人，現在是凌晨三時半。北京的夜很靜，靜得令人難以抵抗。使那窗外寥寥的蟲鳴也趁機撲進我的耳窩裡。突然電話叫器一聲，衝破黑夜的圍困與我接應。

「你好！我是伍老師，郭有同學，你去不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禮？每月一號和十五號都有儀仗隊的奏樂，不要錯過，我們在賓館的大堂等你。」伍老師以迅雷的步伐領我們離開賓館。一盞孤燈要獨對四周正在張牙的黑鬼，太辛苦了。

車廂搖搖，沒有一絲燈光，漆黑如黛眉。人聲鼎沸，如洪流一般浩淼狂猛。輕輕的掀開窗扉，洪水隨即一瀉千里。窗外塵霧溟濛，巨樹參天，樹影匝地，高高的路燈站在樹背窺視車輛。燈光經樹葉篩別後變成柔弱的流光。十里以外，又是一片闕黑無際的混沌，我們仍然被黑夜擁抱著，為了再次突圍，車奔得如獵豹般，跳過三百年前的鼓樓、鐘樓和地安門，落在人民大會堂的門池。幸好，沿途沒有如「六四」時的石墩、水泥、鋼管和營篷的阻擋，更僥倖的是沒有「知識份子」臥在車輪前，阻止我們進入天安門。

廣場外的街燈微黃，天空撒著雨粉，塵霧陰霾如薄冰，一彈即破，正如人的力量結集不穩亦會弱如薄冰，被坦克的車輪一輾便即崩潰。

旗杆岌然立在場中，與紫禁城門前的毛澤東畫像遙遙相對，它們無視世事變更，日月轉移。

旗杆東面是不設防的，其餘三面都以繩子圍著，繩子以外又有軍警，軍警以外又有密密麻麻的遊人。場內豎立了許多筆直的大光燈。光燈之下有監察器，使全場的人或物無所遁形，即使人民英雄紀念碑臉上的赧然之色亦被拍下；它慚愧是由於忘了為四年前新生的靈魂鬼雄悼念。不虞，上天眷顧，灑下一陣陣酒雨，與那數列如紅燭的黃燈，在碑前舉行了澆酒奠祭的儀式。

倏地，人聲哄動如雷，眾人皆驚惶萬狀，向後竄動，摩肩接踵，汗澀撲鼻，情況混亂不堪，一時叫爹罵娘之聲不絕於耳。三個軍警在場中指指點點，大聲吆喝，他們瞪視著群眾的蠢蠢欲動。此時此地，是穿上鐵盔的軍警，又是蓋上冷霜的廣場；我，則是一個不馴的學生，側面和他們對峙了五秒才撤向後方。

滿腹疑懼之際，一團巨大修長的影如蟻群般從地下隧道裡流移出來，初則徐步，繼而疾步，俄而飛將過來。細看之下，原來是數以百計的中、小學生。他們三面環抱旗杆，杆下六尺之景已被遮蔽，要我們這群成邊的把有利的位置讓給他們。

不久，儀仗隊從城門步操出來。眾人屏息靜氣觀看，即使那城門兩旁鎮關雄獅亦齊沉默下來。片刻，五星旗已嚙上中杆，紅燄如火舌，撲向耳邊對我洩秘。宣告中國玄機的未來。

我不想早窺天機，只願做一隻隱豹，蟄於南方的象牙塔內等待；擔憂米字旗沉、五星旗浮的生活太疲倦了。

我等待著無數盞燦亮、明麗的燈，他們在邃黑、隱秘的穹蒼駐紮。這時，我會提著一盞孤燈無悔的跟著他們廝守，相隨。

一盞孤燈

郭有